

「紅葉奇蹟」：

臺東紅葉少年棒球隊的緣起（1965—1968）

江杰龍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 摘要

在臺灣社會2000年開始的「臺灣之光」的現象中，不管是媒體還是民間記憶都會回溯1968年的「紅葉精神」。這些現象反映臺灣社會對於「第一名新聞」的熱衷，以及隱藏在國族論述下的集體記憶建構。但在建構記憶的過程中，歷史事實卻被忽略或曲解。

本文透過當時報導，耙梳時人對紅葉少棒故事的描述，考證該故事的最高潮1968年8月「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中形成擊敗「世界少棒冠軍」的歷史事實，以釐清紅葉少棒成名過程。且耙梳1968年6月以降關於「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的報導，並與美國世界少棒聯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的官方網站資料作檢證，討論當時社會對於此事的各種態度。

除了從史料分析「紅葉奇蹟」的形成過程，筆者也發現在紅葉少棒的鎂光燈下，有另外一支也來自臺東，背景和困頓都類似於紅葉少棒隊的博愛少棒隊。這支博愛少棒有著與紅葉少棒一樣傑出的比賽成績，但例年來曾數次惜敗於紅葉少棒。藉由回顧博愛少棒的經歷，並與佔盡媒體報導的紅葉少棒比較，重視紅葉少棒的發展之於當時的社會，省思這40多年來臺灣人至今依然熱衷於「第一名」的社會現象。

關鍵字：紅葉少棒、世界冠軍、集體記憶、臺灣之光、聯合報

## 壹、前言

「以前有支紅葉少棒球隊！」從前我們總是這麼開始談起我們的棒球史，好像那來自臺灣東部紅葉村的原住民小朋友，打敗了日本的和歌山少棒隊之後，臺灣棒球自此即從無到有，一夕之間成為全臺最瘋狂的運動，爾後發展成至今的盛況。<sup>1</sup>這是現今臺灣社會對於1968年以後，紅葉少棒所掀起的少棒旋風最普遍的印象；這個印象的內容也許不是真實的，但或多或少我們可以從這般的誇大敘述當中得知，當時臺灣社會對於紅葉少棒的反應是相當強烈的。歷經兩個世代以上的臺灣人口耳相傳，導致關於「紅葉少棒隊」的歷史事實上多已斑駁失真，而大多臺灣人也逐漸不再記得「紅葉精神」對於當時人的意義。

回顧臺灣棒球史研究，特別是以紅葉少棒作為主題的棒球史專書，有由謝仕淵、謝佳芬於2003年所合著的《臺灣棒球一百年》<sup>2</sup>，與曾文誠、孟峻瑋<sup>3</sup>於2004年所合著的《臺灣棒球王》<sup>4</sup>，以及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於2006年所主編的《臺灣棒球百年史》<sup>5</sup>三本。由謝仕淵、謝佳芬所合寫的《臺灣棒球一百年》，日本殖民時期棒球運動發展的部分是由謝佳芬寫作，戰後棒球運動發展則是由謝仕淵執筆；<sup>6</sup>該書中對於紅葉少棒的描寫為「一群來自臺東鄉間紅葉國小的原住民小朋友，竟憑著木棍打石頭的訓練，一路過關斬將，最終一舉擊敗世界少棒冠軍，進而為1970年代臺灣棒球的發展開啟另一全新格局。<sup>7</sup>」至於這支來臺的日本代表隊，該書則認為是：「1966年，日本和歌山少棒隊在世界少棒賽

- 
- 1 曾文誠，〈作者序〉，收入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臺北：我識，2004年），頁9。
  - 2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城邦，2003年）。
  - 3 孟（ㄇˇ）峻瑋。王昭月，〈姓孟不姓孟，他加注音介紹〉，《聯合報》（2005年10月4日），聯合報新聞網（網址：[http://mag.udn.com/mag/people/storypage.jsp?f\\_ART\\_ID=19979&pno=1](http://mag.udn.com/mag/people/storypage.jsp?f_ART_ID=19979&pno=1)短網址：<http://0rz.tw/4Jtmt>）。
  - 4 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
  - 5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編，《臺灣棒球百年史》（臺北：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006年）。
  - 6 謝仕淵，〈作者序〉，收入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頁4。
  - 7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頁98。

中奪冠，臺灣棒球委員會特別邀請此支球隊抵臺訪問。<sup>8</sup>」

由曾文誠、孟峻瑋於2004年所合著的《臺灣棒球王》，是由曾文誠採訪、整理棒球口述史紀錄，以及日本殖民時代的棒球發展約莫2萬5,000餘字，而戰後棒球運動發展則是由孟峻瑋撰寫；<sup>9</sup>該書指出：「實際上，當年獲得世界冠軍的是另一支和歌山少棒隊。<sup>10</sup>」就這一點而言，截然不同於其他專論的說法。

由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於2006年所出版的《臺灣棒球百年史》，則是在中華民國行政院教育部、體委會計畫指導下，由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出版，所誕生的第一部官方《臺灣棒球百年史》；內容另由謝仕淵、謝佳芬、曾文誠、孟峻瑋、賈亦珍等5人分寫文案。<sup>11</sup>該書之文案寫作者由於多有自行出版的臺灣棒球史論著，故在本書的脈絡與章節安排上，不脫《臺灣棒球一百年》、《臺灣棒球王》二書之範圍，該書提及：「1968年8月日本關西聯隊（當時被大眾誤以為是和歌山）來臺進行棒球交流。長久以來，臺灣人一直誤認來臺的關西聯隊是世界冠軍隊，實際上當年的威廉波特冠軍是日本和歌山隊，而非來臺的關西聯隊。<sup>12</sup>」

在研究專文中，描述關於紅葉少棒的則有倪仲俊，〈國技的重量——1960年代末期少棒熱相關報紙新聞論述中的國族主義話語初探〉與江仲文，〈體育與臺灣社會之關係——以1960年代紅葉至金龍少棒的發展為例〉，以及石之瑜，〈臺灣本土化論述的當代緣起〉三篇。石之瑜在〈臺灣本土化論述的當代緣起〉文中認為：「早在紅葉少棒的時代，棒球的確並沒有受到特別重視，是在紅葉少棒隊打贏了來訪的世界冠軍日本隊之後，臺灣的棒球運動才受到推廣與支持。<sup>13</sup>」倪仲俊在〈國技的重量——1960年代末期少棒熱相關報紙新聞論述中的國

8 1966年應該是1968年之誤排。參見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頁100。根據審查人意見：2008年，為臺灣博物館台灣棒球展覽而新版的版本中，對於紅葉一節的描述，頁98，使用了「一舉擊敗關西聯隊」，新版本中應有改正。

9 孟峻瑋，〈作者序〉，收入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頁11、12。

10 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頁144。

11 該書在第260頁的版權頁上，文案撰寫上則增加唐盛梅一人，共計6人。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編，《臺灣棒球百年史》，頁258、260。

12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編，《臺灣棒球百年史》，頁111。

13 石之瑜，〈臺灣本土化論述的當代緣起〉，《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4期（臺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年4月），頁76。

族主義話語初探》研究中指出：「當時來訪的日本球隊並非當年，或前一年獲得世界少棒聯盟冠軍隊的成員，而係自日本關西地區球員所選拔出來的明星隊。<sup>14</sup>」江仲文在〈體育與臺灣社會之關係——以1960年代紅葉至金龍少棒的發展為例〉文中寫道：「力克日本明星隊（關西隊），從此紅葉少棒如日中天，曾有三家電視臺打算將其故事拍攝成紀錄片。<sup>15</sup>」

其他資料諸如在1983年出版的《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一書中則寫：「1968年8月25日，紅葉隊以7：0大勝獲得世界少棒大賽的關西和歌山少棒隊，激起了國內對發展少棒運動的狂熱、信心，帶動了我國棒運在14年中急速的發展。<sup>16</sup>」「1968年8月24日，贏得1968年世界少棒冠軍的日本關西和歌山隊來我國訪問。<sup>17</sup>」以及行政院體委會競技運動處於2009年12月4日所介紹的〈從嘉農到紅葉——臺灣棒球的故事〉文章中，亦寫道：「當時棒協為提振國內少棒水準，邀請甫獲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軍的日本和歌山少棒隊來訪，與臺灣學童棒球雙強——紅葉及垂楊隊友誼賽，第一戰日本打敗垂楊，第二場則由紅葉出場迎擊。<sup>18</sup>」棒球文學作家瘦菊子在2003年11月所出版的《燦爛的球季》一書中寫道：「但從客觀的史實來看，沒有關西和歌山少棒隊來訪，可能不知道臺灣少棒有多高的水準。獲1968年世界少棒冠軍的和歌山少棒，在那一年的8月25日以0：7敗給紅葉，頓時舉國翻騰，紅葉小將成了民族小英雄，才使我們有心進軍世界少棒。<sup>19</sup>」部落格作家管仁健在2008年6月所寫的〈臺灣的超齡少棒與國族神話〉文

14 倪仲俊，〈國技的重量——1960年代末期少棒熱相關報紙新聞論述中的國族主義話語初探〉，《通識研究集刊》（桃園：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2009年6月），第15期，頁204。

15 江仲文，〈體育與臺灣社會之關係——以1960年代紅葉至金龍少棒的發展為例〉，《新北史學》，第8期（臺北：臺北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10月），頁163、164。

16 高逸群，〈重振三級棒球的雄風——東臺小將一棒響滿山紅葉壓垂楊〉，收入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臺北：作者獨立出版，1983年），頁22。

17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35。

18 參見行政院體委會首頁，「運動資訊」，「運動風雲」，「紀錄片」，〈從嘉農到紅葉——臺灣棒球的故事〉（2009年12月4日）（網址：<http://www.sac.gov.tw/WebData/WebData.aspx?WDID=2349&wmid=147>短網址：<http://0rz.tw/ov5P8>）。

19 瘦菊子，〈棒球的英雄部落〉，收入氏著《燦爛的球季》（臺北：聯合文學，2003年），頁195。

章當中，對於這場「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則寫道：「這場比賽，從頭到尾就是兩蔣主導的世紀大騙局，來臺訪問的只是日本關西明星隊，根本不是世界少棒冠軍隊和歌山隊，卻被黨國掌控的媒體一起『榮譽加冕』。<sup>20</sup>」

從現行的研究資料上來看，來臺的日本少棒代表隊是1967或1968年威廉波特少棒賽的世界冠軍，抑或都不是，在認知上則有所分歧。因此，筆者嘗試循藉臺灣學界對臺灣棒球史的研究，及參考以少棒運動為議題所作之研究，並且耙梳《聯合報》<sup>21</sup>作為一手史料，以戰後臺灣少棒運動的初期發展為脈絡，延伸至紅葉少棒隊1965年首次於報紙上的出現，直到1968年擊敗日本少棒代表隊後，臺灣社會表現出的群情激動為止。

總的來說，以資料為多的《聯合報》為主要史料，是為了保持在短時距的兩年內，不間斷地觀察同一份報紙資料，用以保持報紙之資料前後態度、論述上的完整性，而這最少代表了社會上一部份的《聯合報》讀者群，可能在當時體現出的觀感。本文將描述紅葉少棒在新聞報紙上所呈現出的新聞消息，與其反映出來的社會觀感；並另蒐集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在當時報紙上的報導說法與實際來歷，將兩造作一檢證，以釐清歷史之事實。目的嘗試重建起1960年代紅葉少棒緣起於臺灣社會之歷史過程。

## 貳、臺灣戰後少年棒球運動與臺東紅葉少棒隊

一般人對於臺灣的學生棒球運動存有一種印象，那就是少棒在紅葉隊出現之前幾乎是不存在的。但事實上，光復初期基層棒球便極為熱

20 管仁健，〈臺灣的超齡少棒與國族神話〉，《你不知道的臺灣》（2008年6月24日）（網址：<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308353954>短網址：<http://0rz.tw/LsHuj>）。

21 由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與聯合報知識庫所合作之「臺灣棒球新聞數位典藏計畫」（2005年12月11日）（網址：<http://ndap.dils.tku.edu.tw/>短網址：<http://0rz.tw/5pblo>）已將《聯合報》歷年關於棒球運動的文字報導（1961年1月至2006年6月）與新聞照片（1968年5月至2006年5月）全部數位化完成，無償地提供研究學人與社會大眾使用。



絡，不遜於威廉波特的年代，只是大眾媒體並不特別重視棒球，不存在民族主義的推波助瀾，造成大部分人對當時棒壇的情況認知不足。<sup>22</sup>臺灣戰後基層的學童棒球比賽，是由各縣市的教育局分別推廣，所以每個縣市舉辦第一屆的學童棒球賽的時間並不一致。1948年，臺北市與臺南市分別舉行第一屆學童棒球賽，隔年臺中市與臺東縣亦為跟進。<sup>23</sup>大體上來說，是1948至1952年之間，就已經完成臺灣各縣市為最高單位所舉辦的少棒比賽。<sup>24</sup>

第一屆全省性的臺灣省少年棒球賽，是由臺灣省體育會棒球協會及新竹體育會於1949年2月12日在新竹中山堂正式舉行。<sup>25</sup>1950年代前期的臺灣少年棒球運動，臺北市算是執牛耳的地位，不僅球隊數量多，在全國賽中也屢次打出漂亮的成績。以全省少年棒球賽來說，第1屆起的爾後5屆賽事，臺北市就囊括了三次冠軍。<sup>26</sup>但是，1950年代中期以後，國民學校升學主義日益嚴重，影響了體育的發展，曾經有兩屆比賽因為臺北市參與球隊不足，還因此停辦了學童盃。幸好熱愛棒球的黃啟瑞在1957年當選臺北市長，臺北市學童盃才又在1958年重新舉行。<sup>27</sup>1960年代的臺北市少棒運動因為惡性補習及升學主義瀰漫，因而中部、南部和東部球隊因此得以崛起，特別是臺中地區，從1955到1960年間連續拿下6次臺灣省少年棒球賽冠軍。<sup>28</sup>而全國性的少棒運動的復甦，則要等到1968年1月27日，公布「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之後，國民學校畢業生不必考試入學後，少棒運動的風氣才又迅速地熱絡起來。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1960年代出現了一支來自東臺灣的少棒隊伍——「紅葉少棒」。

1968年8月25日12時40分，一支臺東偏遠山地小學的紅葉少棒隊，

22 曾文誠、孟峻璋，《臺灣棒球王》，頁92。

23 曾文誠、孟峻璋，《臺灣棒球王》，頁92。

24 陳嘉謀，〈臺灣國民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 - 1968年）〉，《臺東師院學報》，第13期（上）（臺東：臺東師範學院，2002年6月），頁139、140。

25 陳嘉謀，〈臺灣國民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 - 1968年）〉，《臺東師院學報》，第13期（上），頁141。

26 曾文誠、孟峻璋，《臺灣棒球王》，頁96。

27 曾文誠、孟峻璋，《臺灣棒球王》，頁94。

28 曾文誠、孟峻璋，《臺灣棒球王》，頁96。

以7：0懸殊的差距，擊敗了來自日本關西的少棒隊代表隊。對於1968年紅葉少棒隊以壓倒性勝利，擊敗日本少年棒球代表隊這件事，是當時許許多多的臺灣民眾所津津樂道。事實上，該場比賽只是五場友誼賽中的第二場而已。第一場的「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在8月24日展開，中方代表由甫獲第20屆全國學童棒球賽亞軍的嘉義垂楊國小少棒隊出戰，日本少棒代表隊比1：0險勝；<sup>29</sup>第二場才是奪得第20屆全國學童棒球賽冠軍的紅葉少棒隊登場，終場以7：0大勝日本少棒代表隊；<sup>30</sup>第三場於8月27日舉行，由臺東紅葉隊七名球員與嘉義垂楊6名球員，以及臺南立人一名球員組成中華聯隊，<sup>31</sup>以5：1的比數大敗日本少棒代表隊；<sup>32</sup>第四場於8月28日，則由紅葉隊再次出戰，以5：2之成績擊敗日本少棒代表隊；<sup>33</sup>第五場由嘉義聯隊之「龍」隊<sup>34</sup>與日本少棒代表隊，於8月29日進行比賽，日本少棒代表隊最後以5：3擊敗了嘉義聯隊。<sup>35</sup>

- 
- 29 孫鍵政，〈垂楊傑出雖敗猶榮——投手變化多端，日將一籌莫展，數度坐失良機，惜哉非戰之罪〉，《聯合報》（1968年8月25日），版03。
- 30 孫鍵政，〈霜葉紅於2月花——看球棒揮灑，嘆出神入化〉，《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版03。趙慕嵩，〈兩萬觀眾，如癡如醉，今日一見，後生可畏〉，《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版03。黑白集專欄，〈好「棒」啊！〉，《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版03。
- 31 本報訊，〈少年棒賽三度交手，中華聯隊今戰日軍——客隊調整陣容，期有良好表現，主隊投手捕手打擊手都是精英〉，《聯合報》（1968年8月27日），版03。
- 32 本報訊，〈兩支全壘打，一棒安天下，中日少棒賽，勝利屬中華——數昨日風頭人物，仍舊是胡家兄弟，胡勇輝魔棒橫掃，打了個一魚四吃〉，《聯合報》（1968年8月28日），版03。孫鍵政，〈全壘打，神來一擊，四鴻喜，扭轉大局——胡勇輝胡武漢過關斬將，少年棒球隊恍見棒球王〉，《聯合報》（1968年8月28日），版03。
- 33 孫鍵政，〈紅葉得山川靈氣，三棒見技術高低——新竹之戰，有勇有智，通力合作，以全大局〉，《聯合報》（1968年8月29日）。趙慕嵩，〈風城之戰，旗開得勝，首棒全壘打古進財建功——日隊有進步，仍以5比2輸〉，《聯合報》（1968年8月29日），版03。
- 34 在這五場比賽與日本少棒代表隊之後，仍有一場正式比賽，由嘉義聯隊出戰紅葉少棒隊，這場比賽裡紅葉隊以1：0輸給了嘉義聯隊。不過這支所謂的「嘉義聯隊」，事實上並非如同先前宣稱的龍隊與虎隊混編，而是以龍隊出戰日本少年棒球隊，虎隊出戰紅葉少棒隊。最後結果，龍隊遭到日本少棒代表隊擊敗，虎隊反倒是擊敗紅葉少棒隊。這樣AB隊的作法，在當時的棒壇上掀起不小風波。參見孫鍵政，〈久戰疲兵，紅葉飄零——昨日初敗績，打出1比0，轉戰南北鞍馬老，嘉聯一棒分逸勞〉，《聯合報》（1968年8月30日），版03。黑白集專欄，〈勇於內爭〉，《聯合報》（1968年9月2日），版03。
- 35 孫鍵政，〈棒賽兔起鶻落以5比3地主揖客〉，《聯合報》（1968年8月30日），版03。



表2-1：<sup>36</sup>

比賽隊伍	比賽日期	比賽分數	比賽地點
嘉義垂楊少棒隊對日本少棒代表隊	8月24日	1：0敗於日本少棒代表隊	臺北市立棒球場
臺東紅葉少棒隊對日本少棒代表隊	8月25日	7：0勝出日本少棒代表隊	臺北市立棒球場
中華聯隊對日本少棒代表隊	8月27日	5：1勝出日本少棒代表隊	臺北市立棒球場
紅葉少棒隊對日本少棒代表隊	8月28日	5：2勝出日本少棒代表隊	新竹市建華國民中學棒球場
嘉義聯隊對日本少棒代表隊	8月29日	5：3敗於日本少棒代表隊	嘉義市立棒球場

討論「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當下的臺灣社會氛圍之前，先檢視被稱為「紅葉奇蹟」的紅葉少棒隊在1960年代臺灣少棒運動比賽中的成績如何。從1963年成立紅葉國校少棒隊的隔年起，直到1968年擊敗日本少棒代表隊為止，紅葉少棒隊就獲得了「第17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殿軍、「第18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冠軍、「第19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亞軍、「第20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冠軍、「第1屆全國秋茂杯」冠軍等全國性比賽，以及連續得過4次「臺東縣縣長盃」冠軍，一次「臺東縣久隆盃」冠軍，兩次「臺東縣社教盃」冠軍等臺東的地區性比賽。<sup>37</sup>臺東的棒球運動從日本殖民時期起就非常興盛，這種熱潮也一直延續到紅葉少棒成立之前，都會地區的升學主義和補習文化並未延伸到這兒來，故棒球運動得以繼續在此地蓬勃地發展。臺東縣記者黃玉峰早在1965年就表示，全縣100所小學當中竟然有半數以上組織少年棒球

<sup>36</sup> 表格由筆者自行整理。

<sup>37</sup> 關於獲得「第2屆縣長盃紀念棒球賽」冠軍、「臺東縣長就職紀念棒球賽」冠軍、「第1屆臺東縣久隆盃」冠軍、「臺東縣運棒球賽」冠軍、兩次「臺東縣社教盃」冠軍等，參考資料來源所寫之時間與屆數多有出入，仍待考證，故斟酌於文中，特此說明。查察當時一手資料記載紅葉少棒隊各屆比賽成績，可參見本報訊，〈獲得熱心人士資助，終於北上角逐錦標〉，《聯合報》（1968年5月15日），版06。另外，陳嘉謀蒐羅《聯合報》（1951年9月－1968年12月）作為研究紅葉少棒資料時，則無收入該篇報導。參見陳嘉謀，〈臺灣國民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1968年）〉，《臺東師院學報》，第13期（上），頁158、159；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33；「臺灣棒球維基館」，「臺東縣紅葉國小少棒隊」條目（網址：<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7%B4%85%E8%91%89%E5%B0%91%E6%A3%92%E9%9A%8A>短網址：<http://0rz.tw/b51Ox>）。

隊，且由於各隊都具備一定的水平，不論在區域或全國大賽都能引發激戰。<sup>38</sup>

雖然臺東紅葉少棒隊歷年之實力不容小覷，但是紅葉國校的少棒隊經費卻是捉襟見肘。校長胡學禮這樣告訴記者，關於他們練習棒球時，小朋友的使用球具有多麼地不足：

因為紅葉國校的運動場面積很小，四週都是草叢和斷崖，如果一棒揮出去是支全壘打，往往會把球打出場外而落到斷崖下或是草堆裏。遇到這種情形，練球就得停止，因為紅葉國校的經費太少，要想多買幾顆球很感困難，所以大家不得不停下來跑到草堆裏去找那隻失落的球。假如隊員們找不到球，胡校長就要在放學以後，發動全校老師和同學去找球，一定要把球找到不可。<sup>39</sup>

紅葉隊的經費太少，因此設備不夠，譬如他們連一隻保護捕手面部的臉罩都買不起，由於沒有臉罩，捕手胡勇輝的臉上就難免經常挨球。胡校長說，他絕不是不肯花錢添購棒球器材，而實在是找不出錢來，他說，他每個月都得從800塊錢的辦公費內抽出一部份來買球具，因為每月如此，所以每個月的教學用品就得向臺東鎮內的文具店賒欠，現在紅葉國校積欠了5,000塊錢，好在文具店的老闆也深知紅葉國校欠賬的原因，也不好意思到學校去催討。他說個笑話：紅葉國校的學生每天都以石頭當球，以樹幹為棒，在作投扔打擊的練習。<sup>40</sup>

在這樣的原始場地和裝備缺乏之下，紅葉少棒隊參加1968年3月11日第1屆全國秋茂杯少棒賽奪得冠軍後，4月時，《聯合報》上以如此標題寫著〈20屆學童棒賽，紅葉缺旅費，竟無法參加〉刊出了這樣的消

38 曾文誠、孟峻璋，《臺灣棒球王》，頁142。

39 趙慕嵩，〈紅葉凌霜記——一支全壘打，多少麻煩事，校長吐苦水，感慨話今昔〉，《聯合報》（1968年8月28日），版03。

40 趙慕嵩，〈紅葉凌霜記——一支全壘打，多少麻煩事，校長吐苦水，感慨話今昔〉，《聯合報》（1968年8月28日），版03。

息：「紅葉隊於上月間參加秋茂杯棒球賽時，曾用去15,000多元，但他們募捐所得，只有13,000多元，尚虧欠2,650元，日前請求縣府補助，縣府財源困難，也愛莫能助。據教育科說：由於縣府經濟困難，將不主動派隊參加這項比賽，<sup>41</sup>」此時王子半月刊雜誌社的總經理蔡焜霖<sup>42</sup>，在報紙上讀到了這一條消息後，便主動寫信聯絡紅葉國小校長胡學禮，希望瞭解實際困難情形和經費概算。校長胡學禮回信給他：

紅葉國校開的預算是：從鹿鳴橋——臺東——高雄——臺北，來回車費要3,834元，餐費每餐以8元計算，需要2,972元，旅行社以大人28元，兒童10元計算，要2,000元，加上醫藥費、雜費，共需10,000元。現在臺東縣政府決定補助2,500元，地方人士捐助3,300元，鄉公所補助2,000元，共有7,800元，還短了2,200元，及參加秋茂盃欠款2,650元。胡校長給蔡維岳的信上還說，孩子們唯一的希望是能去參加比賽，拿冠軍，住宿隨便都可以，吃飯一餐6元也行，真沒辦法一天吃兩餐他們也願意來。<sup>43</sup>

蔡焜霖回信說，以他們出版社的交通車到南部負責接送，大概可以省下一大半的交通費，臺北住宿則請社內的工作人員，1個人接幾位小孩回去住，也可以把餐宿費省下來。這樣應該用不著花什麼錢了。於是王子出版社的中型交通車開到了最近紅葉村的鹿鳴橋。而紅葉少棒的小選手們一大早就從紅葉村出發，趕了1個多小時的山路，才在鹿鳴橋上車。他們在車上足足坐了16個小時，終於抵達臺北。<sup>44</sup>

其實，紅葉少棒隊因為經費拮据，導致克難地成行，甚至無法出賽

41 本報臺東4日電，〈20屆學童棒賽，紅葉缺旅費，竟無法參加〉，《聯合報》（1968年4月5日）。

42 由於蔡焜霖自臺中一中畢業後，因為定期參加讀書會，而以「參加叛亂組織」遭到判刑10年。故當時身份特殊，故在報紙上以「蔡維岳」作為名稱，而非「蔡焜霖」。參見開小卷，〈一個「政治犯」的《王子》夢〉，《中國時報》（2004年8月29日），版E3。

43 王景弘，〈不斷耕耘，必有收穫——參加比賽，幾度奪魁〉，《聯合報》（1968年5月15日），版06。

44 王景弘，〈不斷耕耘，必有收穫——參加比賽，幾度奪魁〉，《聯合報》（1968年5月15日），版06。

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sup>45</sup>早在1965年，在宜蘭市所舉行的第17屆學童棒球賽時，就已經發生過食宿不濟，並且交通費沒有著落的困境。由於臺東縣府沒有公費津貼他們，僅僅補助該次參加比賽的臺東縣隊。也許說來不可思議，為了參加這次的學童棒球賽，紅葉少棒全隊是由師長帶領，先行從臺東徒步走到花蓮，再於花蓮的路上拜託到一部便車。才得以抵達宜蘭的比賽場地。

但由於這一次的全國比賽之盛大，來自各縣市的國小少棒隊都早已進駐宜蘭市的各大小旅社，造成低廉的旅社空房實在是供不應求。沒有房間可住的紅葉少棒隊只能在街頭徬徨，尋求是否有學校願意提供空教室，或是其他公共空間可以借住幾晚。就在校長兼領隊林珠鵬焦急地到處尋問之下，由當時宜蘭市新民派出所主管黃炎興出面熱心幫助，邀請他們住到派出所二樓柔道房，並到附近旅社借了幾床被子，又將該所夜間值勤警員所穿用的大衣湊起來，借給他們禦寒。黃炎興以紅葉小將每餐都是吃饅頭，比賽口渴時就喝自來水為例：「對比各縣市學童棒球隊在參加比賽時，都是喝汽水、吃西瓜、服克勞酸之類的營養品，相當不捨他們的處境。」之後，黃炎興便找到一家「大陸小吃館」，情商老闆讓他們每天吃三餐，以最低的成本計算，每人每天三餐15元，將來結賬由他負責。因為每天要參加比賽流汗，又交涉一間大澡堂讓他們沐浴，並交代派出所工友每天燒一大壺茶，有時就由黃炎興騎腳踏車親自送去。<sup>46</sup>

而就在比賽尚未結束的當晚，林珠鵬便打算比賽閉幕之後，便帶領

45 當時為了紅葉少棒隊得以維持下去，到處籌錢募款拜託走動的人，不只是校長林珠鵬一人而已，還要歸功於曾鎮東的奔走，他回憶：「每天見到紅葉小將們辛苦練球，要出賽前就得為經費傷腦筋。為了不讓小將們的努力白費，他總是在每一次的出賽前，四處籌款。曾鎮東說，當年有位國防部中將及喜愛棒球的郭春勳等人，不斷捐款支持紅葉少棒隊，其中郭春勳共捐了4萬元，功不可沒。後來，參加秋茂盃，還有1968年的全省少棒賽等，他花了一個月募得1萬元，再加上外界的幫助，才讓紅葉少棒隊得以打出全省冠軍，進而與關西聯隊對打。」李蕙君，〈紅葉少棒推手，林珠鵬、曾鎮東笑瞇眼——老校長／每場比賽歷歷在目，籌款人／小將出賽前忙找錢〉，《聯合報》（2005年8月24日），版03。報導中所提及的「國防部中將」應該是劉玉章將軍。參見趙效武，〈常勝將軍劉玉章上將對臺灣少棒運動之貢獻〉，《陝西文獻》，第112期（臺北：陝西文獻社，2009年1月），頁53、54。

46 本報訊，〈同心棒——小小的飢餓，大大的溫情，山地學童「紅葉」飄零，艱難出賽感激無「窮」〉，《聯合報》（1965年4月27日），版03。

小球員們立即地徒步返回臺東，以節省其他不必要的開銷。當林珠鵬如此向黃炎興商量的時候，黃炎興對於紅葉少棒隊的處境，相當地感到辛酸，便著手在新民派出所前面與省立宜蘭醫院之間街頭空地發動募捐，由自己親向過往行人報告這支來自臺東縣山地鄉的紅葉少棒隊的困苦情形，再加上由於紅葉棒球隊這幾天在比賽過程中每場都表現得很精采，在很多市民心中留下很深刻印象，所以在聽到黃炎興的說明後，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表現非常同情，立刻你捐10元，我捐百元，有的買來成打汽水、雞蛋、麵包、西瓜等食物送來，除食物不計算外，已募得現款3,000元，使這個由山地學童所組成的棒球隊，總算可以不必徒步返回臺東的山上了。<sup>47</sup>最後，對於事件的圓滿落幕，記者以宜蘭民眾的感想作出了結論：

據很多觀眾異口同聲告訴記者說，紅葉隊如果以他們的球藝和刻苦耐勞精神來說，在這次比賽中本可以得更高名次，也許是由於幾天來飲食不調影響體力所致，使他們吃了很大的虧，但在另一方面來說，卻贏得很多觀眾的內心同情。<sup>48</sup>

我們從這兩則的新聞消息中，多少可以端倪出在當這支紅葉少棒隊在擊敗日本少棒代表隊之前，在當時臺灣人的心目中，紅葉少棒隊代表的是一種「窮困不屈」「努力奮戰」的形象，使得臺灣民眾著實同情這些小球員，紅葉隊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曾先後榮獲全國學童棒球賽冠軍、亞軍及全省秋茂盃學童棒球賽冠軍，成績可觀令人佩服。因此送錢、送東西的人源源而來。<sup>49</sup>在那當時人們所想的也許是，如果只是因為金錢上的因素而使這些小球員不能盡力打球，那將會是一件令人相當惋惜的事情。

47 本報訊，〈同心棒——小小的飢餓，大大的溫情，山地學童「紅葉」飄零，艱難出賽感激無「窮」〉，《聯合報》（1965年4月27日），版03。

48 本報訊，〈同心棒——小小的飢餓，大大的溫情，山地學童「紅葉」飄零，艱難出賽感激無「窮」〉，《聯合報》（1965年4月27日），版03。

49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28。



## 參、報紙版面上的「紅葉奇蹟」

在紅葉少棒的故事發生的同時，有一支也是來自臺東縣的博愛少棒隊，而這支博愛少棒隊的處境，並不比紅葉少棒隊來得寬裕。在第20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裡，雖然是遭到紅葉少棒隊以0：1擊敗，僅獲得季軍。<sup>50</sup>在兩隊交手之前，紅葉隊首戰對上臺中大同，在紅葉嚴密防守下，被紅葉隊投手三振30次<sup>51</sup>，除了第二局獲保送一壘外，其餘各局都繳了白卷。紅葉隊創下了無安打記錄，以5：0輕騎過關，無怪乎臺東紅葉隊賽前被公認奪標呼聲最高。<sup>52</sup>但是，博愛隊對上紅葉隊的這場準決賽裡，博愛隊不僅沒有怯戰，更可以說是紅葉隊的一場苦戰，因為此役碰到下雨，兩支球隊都沒有水準的演出。而博愛投手的吳國宗的球路凌厲，令紅葉是吃盡苦頭。雙方勢均，激戰至六局前半都未能得分：

在僵持不下的六局後半，紅葉隊進攻時，胡福隆以一支安打站上一壘，下一位打者胡永輝擊出高飛球遭到接殺出局，接著王志仁擊出一支一壘安打，但博愛隊二壘手失誤，只能讓胡福隆直闖三壘。就在紅葉隊得分的大門口外，上場的是強棒胡武漢，博愛隊投手吳國宗在不受壘上有人與隊友失誤的壓力下，三振掉胡武漢的打擊，因而兩人出局。下一棒古進財的一支安打，博愛隊一壘手因球滑出的手套，未能刺殺古進財，同時讓胡福隆奔回本壘，得到本場比賽兩隊的唯一一分。終場紅葉以1：0獲勝。<sup>53</sup>

紅葉少棒隊靠著六局下半的兩次失誤，才能取下取得一分，而該分亦

50 第20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冠軍隊伍為臺東紅葉少棒隊，亞軍隊伍為嘉義垂楊少棒隊，季軍隊伍為臺東博愛少棒隊與高雄旗津少棒隊。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28。

51 筆者經審查人之提醒而發現：若一場九局的棒球比賽，至多也只有27次的三振，理應不至於有「三振30次」的數目出現。不過，實際狀況的數目還需依當時比賽記錄為準，目前筆者手邊沒有這樣的材料，故存疑原始資料之說法，特此說明。

52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27。

53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27。

非打者之打點分數，可見博愛隊之實力完全不亞於紅葉少棒隊之下。而過去博愛隊第一次出賽，在1966年第18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裡，就曾以亞軍之成績，同樣是惜敗於紅葉少棒隊。<sup>54</sup>

無獨有偶地，這支來自臺東的博愛少棒隊，也有「以石為球，以竹為棒」的經驗，還有少數幾顆打了又打，裂而不碎的棒球，就連球隊的第一套球衣，都是臺東縣長黃順興特款補助下才有；在校期間小球員的營養午餐則由全校教職員代為負責，並由教練陳親章代為說服家長，免除學童在家的生計上的幫忙；至於球隊則是校長陳顯忠以學校公費和地方人士不定時募款才得以維持下去。到了1968年參加第20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時，博愛少棒隊還發生了一個意外：

4月下旬時候，曾經空跑去高雄一趟，用去3,000多元，這些白花去的經費，是因為省棒球協會將比賽改期，通知沒有收到，誤以為比賽如期舉行。到了高雄之後，才接到通知改期，3,000多元經費就白白用去了。<sup>55</sup>

雖然第20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開始前，博愛少棒隊來到臺北，好不容易借住在救國團所免費提供的臺北學苑裡。但在比賽進行的前幾天裡，球隊僅有的經費就已用罄，幸好靠著臺東省議員洪掛、蔡聰明及時接濟2,000元，才得以繼續應賽。比賽結束後，博愛少棒隊的處境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值得高興的是在背水一戰取得了博愛少棒隊季軍的成績，令人擔憂的是博愛少棒隊連回到臺東的車錢都沒有。最後，還是由校長陳顯忠一人獨自支付4,000餘元的交通費用，博愛少棒隊一行人才得以回到臺東。<sup>56</sup>

54 根據1968年5月24日的《聯合報》報導：「3年前，博愛隊第一次參加全省學童棒球賽，代表臺東縣B隊出賽，出人意料的獲得全省亞軍榮銜，當然，這一次博愛還是敗在紅葉隊之手。」應是有誤，請參見陳嘉謀，〈臺灣國民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 - 1968年）〉，《臺東師院學報》，第13期（上），表二，頁168；孫鍵政，〈博愛棒隊，黯然東歸〉，《聯合報》（1968年5月24日），版03。值得一提的是，在臺東縣立公共體育場舉辦的第18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冠、亞、季軍皆由臺東隊伍包辦，形成臺東地區萬人夾道歡迎3隻隊伍的情況。陳嘉謀，〈臺灣國民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 - 1968年）〉，《臺東師院學報》，第13期（上），頁159。

55 孫鍵政，〈博愛棒隊，黯然東歸〉，《聯合報》（1968年5月24日），版03。

56 孫鍵政，〈博愛棒隊，黯然東歸〉，《聯合報》（1968年5月24日），版03。

歸納紅葉少棒與博愛少棒的報導消息裡，可以發現兩者間有著相同的事件元素：不充足的球具與不標準場地、小球員要負擔家裡的勞務等，以及類似的敘述模式：每天努力練球，得以比賽打出好成績等等。且在報導紅葉少棒隊與博愛少棒隊的新聞裡，最為明顯的問題是交通費用的缺乏。從博愛棒球隊所規劃的路線來看：從臺東先到高雄，再從高雄北上到臺北，可見1960年代東部臺灣的交通不便。對於東臺灣的國校少棒隊來說，乃至於臺灣各地的國校，交通費用肯定是有所有支出中最為龐大的一項。如同孟峻瑋對於1960年代以前全省少棒比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比賽距離太遠，必須舟車勞頓，所以參與的縣市一直不多，參賽隊伍通常僅限於主辦地周圍的縣市而已。<sup>57</sup>」

那麼既然實力相當，同樣來自東臺灣偏遠地區，亦是在球隊經費上是左支右絀的紅葉少棒隊與博愛少棒隊，為何在往後境遇是大不相同？何以日後「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的連續五場出賽裡，只有第20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冠軍的紅葉少棒隊與亞軍的垂楊少棒隊能夠出戰，卻沒有安排季軍博愛少棒隊上場對抗日本少年代表隊。也許我們可以從1968年的報紙裡找到答案。

紅葉少棒隊早在尚未參加第20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時，因為經費短缺而不能成行，這次的消息在新聞報紙上首先被披露，這是第一次吸引了臺灣民眾的目光所在。再加上紅葉少棒隊平時克難練球的情境，比賽時努力不懈地求勝的新聞後來多次重複被報導。甚至有數家的電影公司商議要將其故事拍攝成電影，其消息之早，在尚未發生於8月擊敗日本少棒代表隊之前就已沸沸揚揚。統計從6月到11月之間，出現將以紅葉少棒為題材拍攝電影的「新聞標題」報導就高達13次之多。就在這種媒體報導所產生的排擠效應下，社會上資助紅葉少棒隊的經費可以說是源源不斷。這從報紙上標題的出現次數就可知一二：在5月到9月之間，關於紅葉少棒受到確實捐款與補助數字的新聞就有8次之多，若算進內容亦有提及者，粗估有20次以上之譜。

反觀博愛少棒隊的困境，5月24日被報紙報導後的幾天裡，來信報

57 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頁96。

社致函感謝來自臺灣各界的援助，收到了臺北市南松山大春化學公司曾捐贈球棒一打、球十打，由南星體育社郵寄到該校。臺東縣新任縣長黃鏡峰、議會議長蔣聖愛、臺東扶輪社社長何東海、臺東區合會總經理溫德鳳各捐500元，臺東成功鎮農會及縣米穀公會各捐新臺幣300元。<sup>58</sup>關於博愛少棒隊的消息僅此5月一則報導，一直到1968年12月底都未曾再有過任何的相關報導的消息。從社會各界對於紅葉少棒隊的踴躍捐款，以及冀望將紅葉的故事拍攝成電影來看，我們可以說：相較於紅葉少棒隊的高度曝光，博愛少棒隊便被掩沒在臺灣社會矚目紅葉少棒的目光下。

從報紙上諸如的公開消息可見當時社會各界以來信支持紅葉少棒隊的方式尚屬理性；但是到了棒球場上，由於臺灣民眾對於紅葉少棒同情心理和急切鼓勵，導致了後來紅葉少棒隊出場比賽時，每每都會在場邊發生有觀眾過於激動之舉的情形。在1968年第20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5月17日出戰臺北永樂少棒隊，臺東紅葉少棒隊在這場比賽中，一共擊出了3支全壘打，激起了觀眾熱烈的掌聲與喝采。有許多熱情的觀眾，竟掏出10元、20元送孩子們作獎金。<sup>59</sup>不僅一次發生這種「現金援助」的情事，在5月21日的決賽，紅葉少棒隊與垂楊少棒隊爭奪冠亞軍時，只要紅葉隊選手擊出全壘打，就有球迷們激動地掏腰包，送給球員作獎金。甚至有幾位在臺北相當有名氣的商店老闆，更每場都帶著百元大鈔，準備贈給擊出全壘打的球員。當比賽結束後，擊出全壘打的胡勇輝，受到觀眾熱烈的包圍住，塞給他許多禮物。<sup>60</sup>當時的新聞報紙看待如此的情形寫道：「球迷們的熱情，本來不可厚非，尤其是紅葉隊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實在也期望支援。<sup>61</sup>」

這樣以金錢贈送的方式來援助紅葉少棒隊，可說是接二連三地一再發生於球場之上。在8月25日舉行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第二場時，紅葉

58 本報訊，〈博愛棒隊來函，感謝各界關愛〉，《聯合報》（1968年5月27日），版06。

59 本報訊，〈紅葉傑作，觀眾喝彩——5隊爭準決賽權，北市兩隊淘汰〉，《聯合報》（1968年5月18日），版05。

60 本報訊，〈紅葉不負眾望國校棒賽稱王——胡勇輝全壘打，力挽狂瀾，垂楊領先五局，攻虧一簣〉，《聯合報》（1968年5月22日），版06。

61 王景弘，〈全壘打與獎金〉，《聯合報》（1968年5月24日），版06。



少棒隊首次出戰日本少年代表隊，在五局下半紅葉隊首開僵局，以1：0領先之後，開始有一位沉不住氣的觀眾又把鈔票扔向球場，幾位體育界的人士不願這種情形出現在這種場合裡，跑過去勸阻扔鈔票的觀眾，警員也連連搖手，但是10元、50元、還有百元大鈔仍像散傳單一般，自空落下。<sup>62</sup>一位記者寫道：「紅葉的本壘打創出，隊員跑回休息的地方，觀眾有人自看臺上投下鈔票『犒賞』，激動心情由此可見。<sup>63</sup>」

進一步觀察紅葉少棒隊在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裡的每一場出賽，則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當時臺灣民眾對紅葉少棒隊的支持。8月24日位於臺北首場所舉行的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

作一個保守的估計，棒球場看臺上和外野席上，已經聚滿了20,000人以上，這是近幾年來，臺北市立棒球場上不多見的盛況。20元一張的外野票，經黃牛轉手後，已喊到40、50元不等，儘管電視臺早在1天前就預報要轉播這場球的實況，但是內行的球迷們都知道：看棒球就得身歷其境，否則難以觀戰全局的變化。所以，市立棒球場的觀戰席上，昨天被擠得滿坑滿谷。……觀眾臺上有了活動，戴著斗笠的人，摘下斗笠擦抹汗水，遠遠望去，看臺上成了洋傘展覽大會，那各形各色的洋傘就好像一朵朵的荷花，怒放在人海中，球場的一位管理人員說，他就沒見過這麼熱鬧的景況。<sup>64</sup>

特別的是比賽的過程裡，還發生了一件特別的插曲，就在四局終了時，兩隊教練為了打破0：0僵局，同時喊出了比賽暫停，這個時候「暫停時間過去，球賽將要開始時，一個什麼「月刊」社的人，突然領著一群身被廣告綵帶的孩童進入球場，把5、6包禮物送給紅葉球員，有些觀眾耐不住發出了噓聲，很多人指責這家刊物不該在這個時

62 趙慕嵩，〈兩萬觀眾，如癡如醉，今日一見，後生可畏〉，《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版03。

63 何凡，〈紅葉戰勝以後〉，《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版09。

64 趙慕嵩，〈兩萬觀眾，如癡如醉，今日一見，後生可畏〉，《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版03。



候，當著外籍球員的面前，大作廣告。<sup>65</sup>」這家出版社看準了這次人潮的機會，一方藉由送禮給紅葉少棒隊的小球員而來到場上，另外一方面則是宣傳自家月刊的廣告。無庸置疑地，出版社老闆便是看準了一波波的進場人潮，趁機大打免費廣告。

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8月28日來到了新竹場的比賽，人潮湧入的景象更是臺北首場的1.5倍之多：

據大會估計，觀眾達3萬人左右。新竹市建華國民中學——原一中球場觀眾席僅能收容5,000名觀眾，連同外野空地，最多只能容納1萬餘人，但是大家希望看紅葉少棒隊與日本明星隊比賽情形，很多觀眾擠入球場，連日建華國民中學校舍、柔道館、綜合科學館屋頂、陽臺都擠滿人，據大會人員最保守的估計，昨日觀眾達3萬人左右。由於很多觀眾不守秩序，擠入第一壘及第三壘，即球場左右兩翼界線，致紅葉、日本明星兩隊球員進場後，動員大批警員、童子軍及義勇警察維持秩序，延至下午2時40分才勉強能比賽。<sup>66</sup>紅葉少棒隊的古進財第一棒即打了一支壘打，首開紀錄得分，球場兩翼觀眾太興奮了，紛紛迫近一、三壘界線，使球賽一度停頓，經警衛、糾察人員重新整理球場，請擠入場邊的觀眾退到安全線以後，球賽才繼續進行。昨日有很多觀眾，無法擠入觀眾席或球場內，但又不願放棄看球賽，乃爬到校舍內陽臺，二樓教室甚且在屋頂上觀戰，遠遠望去好像是一道一道的人牆。<sup>67</sup>

新竹縣體育會在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中，一共售出約一萬張門票。據大會人員初步統計：昨日在會場售出的內野票450張，外野票包括學

65 趙慕嵩，〈兩萬觀眾，如癡如醉，今日一見，後生可畏〉，《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版03。

66 新竹訊，〈昨日新竹棒賽，觀眾人山人海——售票萬張進場3萬，竹體育會歡迎款宴〉，《聯合報》（1968年8月29日），版03。

67 新竹訊，〈昨日新竹棒賽，觀眾人山人海——售票萬張進場3萬，竹體育會歡迎款宴〉，《聯合報》（1968年8月29日），版03。

生票在內8,000張，連同8月27日在大華禮品局及日新書局兩處預售門票計1,500張，計達9,950張。昨日到球場看球賽的觀眾，據估計在20,000人左右。因設備欠善，很多觀眾沒有買票混進去，還有一部份在球場外圍的建華國民中學校舍內或屋頂觀戰，根本不要票，所以賣不到一萬張。<sup>68</sup>」

日本少年代表隊前往嘉義比賽的29日當天，自公路鐵路及使用各種交通工具湧入嘉義市的人們，至少在10萬人以上。虎尾地區的少年們，昨日一早，就紛紛乘車趕往嘉義，參觀棒球賽，使從虎尾開出的小火車和公路班車，事車宣告客滿。更有家長帶著孩子們，包租計程車趕去看熱鬧的，虎尾嘉義道上，擁滿了各型各色車輛。而嘉義市市長許世賢、嘉義縣縣長黃老達也分別晤見紅葉少棒的小球員們，嘉義市的公務員們一方面因為忙碌，一方面感到興奮，呈現「半休」的狀態。<sup>69</sup>從以上幾次事件裡的熱情民眾、商店老闆，他們以金錢直接援助紅葉隊的方式，以及報紙上的刊載出臺灣各地機關行號踴躍捐獻金錢、物資，就可以瞭解在某個程度上，紅葉少棒隊風靡全臺灣民眾，絕非從打敗了日本少棒代表隊才開始。

至於臺灣民眾對於紅葉少棒隊的關注，這一點跟報紙媒體密集且持續地報導紅葉少棒的消息有所關聯。要說紅葉少棒隊之於1960年代臺灣社會的重要意義，若從一個具體對照來看便可理解：「就以過去第14屆及第18屆省運在新竹市舉行，買票進場的觀眾從來不超過1,000人，這次買票進場的達10倍。<sup>70</sup>」這實實在在地代表了臺灣民眾不僅是對紅葉少棒隊的支持，更是一種熱衷於臺灣棒球運動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候的球迷的組成，已經不僅止於球場上的觀眾——隨著科技的普及進步，體育的競技表演也延伸至一般人的家庭裡，這無形中也增

68 新竹訊，〈昨日新竹棒賽，觀眾人山人海——售票萬張進場3萬，竹體育會歡迎款宴〉，《聯合報》（1968年8月29日），版03。

69 嘉義訊，〈交通頓形擁擠——嘉縣府「半休」狀態，地方人士歡迎款宴〉，《聯合報》（1968年8月30日），版03。

70 新竹訊，〈昨日新竹棒賽，觀眾人山人海——售票萬張進場3萬，竹體育會歡迎款宴〉，《聯合報》（1968年8月29日），版03。

加了許多女性的觀眾，如同一位女性專欄作家薇薇夫人<sup>71</sup>所說：

據我知道很多對打球毫無興趣，也不懂棒球賽規則的小姐太太們，這兩天也守在電視機前，一邊看、一邊問、一邊學，起勁兒得很。當然孩子們特別能逗起女性的喜愛也不無原因，但能引得她們如此，卻也不簡單呢。<sup>72</sup>

於是乎臺灣民眾對於棒球的熱情，夾帶著對於紅葉少棒的同情，在紅葉少棒隊兩次徹底擊敗了日本少棒代表隊後，醞釀已久情緒終於到達了沸點，這是1968那年臺灣人最為印象深刻的「紅葉奇蹟」。相較之下，博愛少棒隊的處境卻是遭到當時社會的冷漠對待。

#### 肆、報紙報導下的「日本少棒代表隊」

在這一節裡，將焦點聚集在這支來自日本的少棒代表隊身上，藉由耙梳當時臺灣的報紙媒體如何報導與描述這支來自外國的少棒代表隊。1968年裡，最早刊登出關於「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的新聞是在6月7日，報導提及日本方面在省體育會的邀請下，舉辦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的構想與日期。報導中說這支來臺的日本少棒代表隊是：〔底線為筆者所加〕

獲得去年世界少年棒球比賽冠軍的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sup>73</sup>

且報導中詳細地敘述該賽的前六名之隊伍：

71 薇薇夫人，原名樂菖軍，生於1932年安徽，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1964年開始以薇薇夫人為筆名在《聯合報》上開闢專欄長達26年之久，曾任《國語日報》社長、主編多職，跨足報紙、電視、廣播等媒體。並且從事寫作出版，主題多為情感、家庭問題，是為臺灣戰後著名的女性作家之一。參見林書妃，〈情感與人生，樂在退休的薇薇夫人〉，《人間福報》（2008年7月26日），第08版

72 薇薇夫人，〈可貴的「運動熱」〉，《聯合報》（1968年8月31日），版09。

73 本報訊，〈日少年棒球明星隊，預定8月訪華——我將安排三場比賽〉，《聯合報》（1968年6月7日），版06。

日本少年棒球隊去年參加世界錦標賽時，曾打敗美、加、西德、墨西哥等國8個少年棒球勁旅，贏得冠軍。去年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的成績為：第一名日本隊、第二名美國北部代表隊、第三名美國東部代表隊、第四名南美代表隊（墨西哥隊）、第五名美國南部代表隊及北美代表隊（加拿大）；其他歐洲代表隊（西德）及美國西部代表隊，因天雨未繼續決戰，而並列第六名。<sup>74</sup>

而該隊將定今年8月23日訪華，24、25及27日3天，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行三場比賽。此外，更將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的球員名單列出：「日隊選手14名，除常井孝真11歲外，其餘均12歲。他們是開發康隆、常井孝真、真砂行夫、籐田正博、中原守彥、土谷賢一、籐岡行弘、本田元和、鹽野剛、宮原昌弘、高橋秀文、安田初裕、光安照明、林清一。<sup>75</sup>」這篇新聞裡所謂的「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實際上是於1967年日本關東聯盟所屬的西東京少棒隊取得世界少棒聯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於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的威廉波特市（Williamsport）所舉辦的世界少棒大賽（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冠軍。這則新聞是距8月25日所舉辦的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兩個月前第一次消息。

6月8日，報紙上刊出關於謝國城<sup>76</sup>（1912 - 1980年）對於這次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與推選亞運主辦國的談話，報導首先在開頭中寫道：

74 本報訊，〈日少年棒球明星隊，預定8月訪華——我將安排三場比賽〉，《聯合報》（1968年6月7日），版06。

75 本報訊，〈日少年棒球明星隊，預定8月訪華——我將安排三場比賽〉，《聯合報》（1968年6月7日），版06。

76 謝國城，字萬里，1912年出生於臺南。謝國城一生中對於臺灣的棒球運動之發展出力甚多，1949年臺灣省棒球協會成立，1957年改組為中華全國棒球委員會，1973年再改組為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謝國城先後擔任總幹事、理事長。謝國城更多次媒合臺灣棒球隊與外國棒球隊交流：1953年起多次引介日本早稻田大學棒球隊來臺舉行友誼賽，1962年力促甫獲世界業餘棒球冠軍的日本熊谷成棒隊來臺進行表演賽，1965年邀請王貞治回國與臺灣球迷見面，1968年醞釀首支日本少棒代表隊來臺與紅葉少棒隊進行友誼賽之構想，1969年金龍少棒隊前往美國奪得冠軍之經費亦是由謝國城先行多方籌措下才得以成行等。綜觀臺灣戰後棒球運動之發展謝東閔、謝國城、嚴孝章等3人之貢獻不可抹滅，而謝國城更有「臺灣棒球之父」之稱。參見「臺灣棒球維基館」，「謝國城」條目（網址：<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8%AC%9D%E5%9C%8B%E5%9F%8E>短網址：<http://0rz.tw/tMo4H>）。

〔底線為筆者所加〕

現在這支由山地學童組成的棒球勁旅，準備向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冠軍——日本代表隊挑戰。日本少年棒球代表隊，應全省棒球委員會的邀請，將在8月間來華訪問，與我國少年棒球勁旅作三場比賽。<sup>77</sup>

報導中表現謝國城對於該次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的看法：「有些體育團體，邀請外隊來，就怕主隊輸，因為輸了可能要影響門票收入。但謝國城則不然，他認為既花了錢請外隊來訪，一定要請實力堅強的，對我們才有好處。如果邀請些二、三流的球隊，來被我們『宰』，那便失去邀請外隊的意義。<sup>78</sup>」從謝國城的這般談話更加強了臺灣民眾對於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實力一流的印象。

6月14日，報紙上刊登了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確定來臺人數與比賽採用規則的報導：〔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支曾獲1967年世界少年棒球賽冠軍的日本隊，將在臺北與垂楊、紅葉和聯隊對壘三場。日本少年棒球隊同意，屆時比賽採用我國的規則和採用準硬式球，該隊實足年齡12歲，與我隊平均年齡差不多。<sup>79</sup>

6月18日，報紙上刊登了以〈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臺省聯隊人選排定——紅葉垂楊兩隊為我主力，8月24日起在臺北比賽三場，且隊實力堅強去年獲世界冠軍〉〔底線為筆者所加〕為標題的消息，內容提及紅葉少棒隊、臺灣省聯隊、垂楊少棒隊的球員陣容，以及日本少棒代表隊的全隊年齡與正式覆函，報導中再次地描述：〔底線為筆者所加〕

77 王景弘，〈體壇零緘〉，《聯合報》（1968年6月8日），版05。

78 王景弘，〈體壇零緘〉，《聯合報》（1968年6月8日），版05。

79 本報訊，〈日少年棒球隊 接受訪華邀請——預定8月下旬來臺〉，《聯合報》（1968年6月14日），版03。



日本隊實足年齡將近12歲，與我國球員年齡相近。日本隊是一支實力堅強的球隊，去年8月間曾獲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冠軍。全隊名單目前尚未寄達臺北，省體育會正與日本方面連繫中。<sup>80</sup>

在這些新聞裡，訊息可以更加確定：這次來臺的日本少棒代表隊，就是於1967年取得世界少棒大賽冠軍的日本關東聯盟所屬的西東京少棒隊。

事隔一個月，報紙上沒有關於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的任何消息，直至8月16日才有了「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的最新消息，這次的報紙上刊登了以〈日少年棒球明星隊選出，23日來臺戰紅葉垂楊——東洋小將傑出曾膺世界冠軍，年紀與我相仿將有三場大戰〉為標題的報導：「底線為筆者所加」

獲得去年世界少年棒球冠軍的日本，已經選出日本全國少年棒球明星隊，準備本月23日飛來臺北，與我國紅葉、垂楊及少年聯隊舉行對抗賽。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全體名單，於昨（15）日寄達中華全國棒球委員會。<sup>81</sup>

對於這支日本少棒代表的球員年齡組成，記者在報導中詳細描述：「日本隊的年齡，最大的是1955年6月5日出生，實足年齡14歲；最小的球員是1957年6月28日出生，實足年齡只有12歲。16名日本少年國手的平均年齡是13點43歲，全部都是中小學校的學生。以日本隊的年齡與我們紅葉、垂楊、中華少年聯隊的選手相比較，相差不大。我國球員不會比日本隊大，因為我國球員大部份是國校六年級學生，只有部份是今年畢業升入國民中學者。<sup>82</sup>」記者報導中所謂：「獲得去年世

80 本報訊，〈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臺省聯隊人選排定——紅葉垂楊兩隊為我主力，8月24日起在臺北比賽三場，日隊實力堅強去年獲世界冠軍〉，《聯合報》（1968年6月18日），版06。

81 本報訊，〈日少年棒球明星隊選出，23日來臺戰紅葉垂楊——東洋小將傑出曾膺世界冠軍，年紀與我相仿將有三場大戰〉，《聯合報》（1968年8月16日），版06。

82 本報訊，〈日少年棒球明星隊選出，23日來臺戰紅葉垂楊——東洋小將傑出曾膺世界冠軍，年紀與我相仿將有三場大戰〉，《聯合報》（1968年8月16日），版06。

界少年棒球冠軍的日本，已經選出日本全國少年棒球明星隊。」這則新聞報導裡的來臺的日本少棒代表隊，是「日本國內選拔出來的全國少年棒球明星隊」，對此注意到報導中所透露的訊息似乎顯得語焉不詳。

而當日的另一則〈客軍實力堅強，訓練非常嚴格——紅葉隊員提前出發，北上途中比賽六場〉的報導：〔底線為筆者所加〕

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是日本業餘棒球聯盟接獲中華全國棒球委員的邀請後，於今年7月間舉行分區比賽選出來的。9月29日以前選拔，目前已在整隊加強集訓中，據最近赴日本的一位我國棒球專家參觀後透露，該隊實力很強，訓練非常嚴格。<sup>83</sup>

該報導中首段即指出：「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是日本業餘棒球聯盟接獲中華全國棒球委員的邀請後，於今年7月間舉行分區比賽選出來的。」則更明白地表示出這支來臺的日本少年代表隊，已非上述6月7日、6月8日、6月14日、6月18日四則報導中所指的「1967年取得世界少棒大賽冠軍的日本關東聯盟所屬的西東京少棒隊」。不僅如此，在報導中還列出來臺的全體名單：「日本隊的全體隊職員為：團長吉倉利夫，副團長酒井豐，總務孫田日吉丸，監督大西秀雄，教練早島保隆。隊員16名是：高山博文，舞壽之，神田剛志，高森泰一，平宏之，森野孝之，西山誠一，小川暢三，松岡茂，城谷寬，野澤俊幸，石村幸三，清次和政，杉本隆，肥後重成、森滿。<sup>84</sup>」對此，若與6月7日報導中所列出的全隊名單作一比較，就會發現到這兩份名單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名單。

更加注意的是，8月16日〈客軍實力堅強，訓練非常嚴格——紅葉隊員提前出發，北上途中比賽六場〉該則新聞消息的最後寫道：〔底線

83 本報訊，〈客軍實力堅強，訓練非常嚴格——紅葉隊員提前出發，北上途中比賽六場〉，《聯合報》（1968年8月16日），版06。

84 本報訊，〈客軍實力堅強，訓練非常嚴格——紅葉隊員提前出發，北上途中比賽六場〉，《聯合報》（1968年8月16日），版06。

為筆者所加〕

根據省體育會的通知，紅葉隊應於21日向該會報到集訓，25日上午9時，迎戰世界少年棒賽冠軍日本關西明星隊。<sup>85</sup>

該報導將1968年7月分區比賽而選拔出來的「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也就是準備來臺參加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的日本少棒代表隊，與「1967年取得世界少棒大賽冠軍的日本關東聯盟所屬的西東京少棒隊」開始混為一談。

8月17日，報紙上刊登出關於這支來臺的日本少棒代表隊之情報，並且提到謝國城親自前往日本觀看該隊練球後的看法：〔底線為筆者所加〕

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這次是由日本關西地區選出來的，全隊16名球員，體格很粗壯，年齡與我國球員差不多，隊中只有4名國民學校學生，其餘都是初中一年級生。據中華全國棒球委員會謝國城實地觀察日本隊練球結果，認為實力相當強勁。日本隊除一名「老將」外，其餘全是新人。這名「老將」是投手清次和政，在1967年到美國參加「關島邀請賽」，是日本對關島明星隊一戰的勝利投手；這一仗日本以5：3獲勝，使關島明星隊吃了9個三振。<sup>86</sup>

此一新聞裡，提及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是「由日本關西地區選出來的」，而不是用「世界少年棒球冠軍」的字眼來描述這支隊伍：因為當中只有一人是具有前往到外國比賽的經驗，其餘15名球員都是第一次出國比賽。

8月19日，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名為〈中日少年棒賽，意義深遠〉的新聞，內容旨在討論這次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舉辦的意義，問道：〔底

85 本報訊，〈客軍實力堅強，訓練非常嚴格——紅葉隊員提前出發，北上途中比賽六場〉，《聯合報》（1968年8月16日），版06。

86 本報訊，〈中日少年棒球賽，24日起舉行〉，《聯合報》（1968年8月17日），版06。

線為筆者所加〕

日本明星隊是世界冠軍隊伍，我們的紅葉隊及垂楊隊以及聯隊是否能贏，贏了又當如何？<sup>87</sup>

謝國城回答記者說：「如果能打敗日本隊，而且實力顯示超過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棒球委員會將設法派遣他們到國外遠征，到日本或者菲律賓，甚至美國。」記者補充：「我國少年棒球實力是否達到世界水準，目前不得而知。紅葉在國內是第一流，垂楊跟紅葉相差不多，但這兩隊過去都是關在門內比賽，從未踏出國門一步，到底比日本強或是弱，卻沒人能下斷語。」謝國城則認為：「紅葉水準已經很好，但與世界級的日本水準相距多少，要在這次比賽中求證。」因此，記者寫道：「這也是謝國城不惜花時間、精力促成今年的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亞洲地區的棒球水準，日本是公認的第一流，要想知道我們少年棒球實力，當然日本是最佳比較對象，這是這次比賽的意義之一。今年的少年棒球對抗，將決定我國是否能參加今後的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sup>88</sup>」接著，記者向臺灣的民眾介紹，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的晉級選拔賽方式：

按照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的參加地區，它分為美國東、西、南、北區、北美加拿大、南美（去年由墨西哥代表）、歐洲區與太平洋區，我國與日本等亞洲國家全屬於太平洋區，過去太平洋區一直是日本代表參加，因為世界賽的主辦當局是先衡量各區實力，再決定由誰代表參加，因此，亞洲國家中，日本是唯一擁有最高水準的少年棒球隊，我國從未被考慮過。<sup>89</sup>

這則新聞裡，記者在報導的最後，強調這次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是考驗中華民國少年棒球的實力，是否具備國際水準的一次試金石：「謝

87 孫鍵政，〈中日少年棒賽，意義深遠〉，《聯合報》（1968年8月19日），版06。

88 孫鍵政，〈中日少年棒賽，意義深遠〉，《聯合報》（1968年8月19日），版06。

89 孫鍵政，〈中日少年棒賽，意義深遠〉，《聯合報》（1968年8月19日），版06。

國城在上個月到日本時，就與日本少年棒球聯盟談過這項問題，雙方接觸時，立即談到我國水準是否與日本同屬一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今後的太平洋地區代表權就不能一直由日本包辦。日本少年棒球聯盟也希望我國球隊同列一級，如果兩國的少年棒球水準差不多，則今後將每年定期舉辦中日對抗賽，來決定太平洋地區參加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的代表權。倘若，紅葉隊這次獲得勝利，明年開始，選手權賽就將舉行，我國球隊就有參加世界少年棒球賽的希望。如果，紅葉或我國其他球隊在今年對抗賽中失利，而且輸得很多，則太平洋區的選手權明年就不考慮舉行，因此，今年的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對於我國球隊，關係很大。<sup>90</sup>」然而在這則新聞裡，則又再一次出現將「來臺的日本少棒代表隊」等同於是「1967年取得世界少棒大賽冠軍的日本關東聯盟所屬的西東京少棒隊」的新聞報導。

8月21日，報紙上刊登了〈日少年棒隊，實力剖視〉，則報導關於這支來臺的日本少棒代表隊情報，首先提到：「日本的少年棒球，正如同成人棒球一樣，高踞亞洲第一流水準，去年度進軍世界少年賽，且獲得冠軍。<sup>91</sup>」如同上則新聞的看法，認為這次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是評比中日兩國實力的大好機會。此外，對於來臺的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新聞報導中收集了幾項情報：〔底線為筆者所加〕

日本隊今年是由關西地區代表，雖然日本的棒球關西不比關東差，但今年的關西代表隊不能算是日本少年棒球第一代表隊，祇能算是第二隊。因為日本參加1967年8月在美國舉行的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獲得冠軍的球員，這次一個也沒來，這些球員的年齡部份是已超過，但還有大部份是12、13歲的球員，沒有一個被選為今年的少年明星隊。至少可以看出，日本棒球界的態度，只派第二隊來臺，先試探我國球隊的實力。<sup>92</sup>

90 孫鍵政，〈中日少年棒賽，意義深遠〉，《聯合報》（1968年8月19日），版06。

91 孫鍵政，〈日少年棒隊，實力剖視〉，《聯合報》（1968年8月21日），版06。

92 孫鍵政，〈日少年棒隊，實力剖視〉，《聯合報》（1968年8月21日），版06。



從報導的訊息中可以知道，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是來自日本的關西地區，大致上的實力評估略遜關東地區的隊伍，而且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裡面，沒有任何一位是參加過1967年的世界少年棒賽，因為球員年紀已經超乎少棒標準。在這一則的報導裡，對於來臺的日本少棒代表隊，在球員名單上的人名與8月17日〈中日少年棒球賽，24日起舉行〉的人名完全相同。接著，該篇報導又說：「底線為筆者所加」

日本少年棒球隊領導單位，選拔代表隊時，重點放在關西區。據說去年參加世界賽的冠軍球員不選，再從全關西的少年球隊中遴選最佳的16名明星球員組成今年的日本代表隊。雖然，這次的16名球員不是世界賽的冠軍隊球員，但實力仍然相當驚人。據說比起世界賽的球員相差不遠。<sup>93</sup>

上文訊息中所呈現是：「……去年參加世界賽的冠軍球員不選，再從全關西的少年球隊中……」若將語意反推後則變成：「去年參加世界冠軍的隊伍，是來自關西聯盟的少棒隊。」況且在中文文意中，以「再從」與「另從」為連接詞所描述的對象兩者是截然不同地。不管怎麼說，事實上參加1967年取得世界少棒大賽冠軍的是日本關東聯盟所屬的西東京少棒隊，全然無關日本關西聯盟。

此外，報導的最後以謝國城親自前往日本時的看法作結：「看了他們練球，除了體格好之外，還擅長打全壘打，投手能投變化球，這是日本代表隊最厲害之處。」且以1967年這支日本關西少棒代表隊前往美國關島為例，參加關島少年棒球邀請賽，結果五戰五勝未吃過一場敗績，該隊的作為實力證明。記者特別點明出一位名為「清次和政」的選手，該選手便是出現於8月17日〈中日少年棒球賽，24日起舉行〉報導中首次出現的「清次和政」選手：「今年的陣容中，有一名投手清次和政是去年赴美的球員，清次和政擔任日本對關島明星隊的投手，使美國球員9次3振出局，成為勝利投手。」<sup>94</sup>

93 孫鍵政，〈日少年棒隊，實力剖視〉，《聯合報》（1968年8月21日），版06。

94 孫鍵政，〈日少年棒隊，實力剖視〉，《聯合報》（1968年8月21日），版06。

當日的另一則新聞〈賽程全部排定——24日燃戰火入場券提前預售，日隊定23日飛抵臺北〉，則刊登了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確切的來臺時間：「底線為筆者所加」

曾獲去年國際少年棒球賽冠軍的日本少年棒球隊，將於  
23日上午11時45分飛抵臺北。<sup>95</sup>

並且在報導中，謝國城親自為大家再次地說明這次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關於選手超齡的疑慮：

日本少年棒球隊16名球員中，12位為初一的學生，他解釋說：日本的學年制，是以4月為新學期的開始，與本地9月開學的情形不同，雖然國際少年棒球聯盟規定，少年棒球選手年齡在9至12滿歲之間，但這次中日友誼賽，雙方同意本年度國校畢業學生亦可參加。這是日本隊中僅有4名國校選手的原因。<sup>96</sup>

報導最後附上日本少年棒球隊的16名選手名單如下：「高山博文、舞壽之、森滿、神田剛志、高森泰一、平宏之、森野孝之、西山誠一、小川暢三、松岡茂、城谷寬、野澤俊幸、石村幸三、清次和政、杉本隆、肥後重成。<sup>97</sup>」

在這一則的新聞裡，可以發現幾點值得探討的地方：一、報導中又稱「來臺的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是「曾獲去年國際少年棒球賽冠軍的日本少年棒球隊」，顯然與事實扞格不入；二、8月21日所報導來臺的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名單上的球員與8月16日報導中的名單相同；8月16日也就是將「來臺的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等同於「1967年取得世界少棒大賽冠軍的日本關東聯盟所屬的西東京少棒隊」的第一篇報

95 本報訊，〈賽程全部排定——24日燃戰火入場券提前預售，日隊定23日飛抵臺北〉，《聯合報》（1968年8月21日），版06。

96 本報訊，〈賽程全部排定——24日燃戰火入場券提前預售，日隊定23日飛抵臺北〉，《聯合報》（1968年8月21日），版06。

97 本報訊，〈賽程全部排定——24日燃戰火入場券提前預售，日隊定23日飛抵臺北〉，《聯合報》（1968年8月21日），版06。

導。比較早在6月7日的報導上已經公布的名單，這兩份的名單裡是沒有任何一名球員重複出現的。三、從新聞中多次報導謝國城親自說明，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的球員年齡問題，似乎顯示當時的臺灣民眾反而較為關心日本少棒代表隊是否有超齡之問題。

8月23日，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比賽的前一天，報紙上刊載這次日本少棒代表隊的陣容：「從昨天起已開始在臺北練球，準備拿出全部力量迎戰這支實力強勁的日本代表隊。日本隊全體人員為：團長吉倉利夫，副團長酒井豐，總務孫田日吉丸，監督大西秀雄，教練早島保隆，隊員：高山博文、舞壽之、森滿、神田剛志、高森泰一、平宏之、森野孝之、西山誠一、小川暢三、松岡茂、城谷寬、野澤俊幸、石村幸三、清次和政、杉本隆、肥後重成。<sup>98</sup>」

8月24日，就在垂楊少棒首次出戰來自外國的日本少棒代表隊的比賽當天早上，報紙上大篇幅地刊登自信滿滿的日本少棒代表隊團長吉倉利夫的發言，他說：「底線為筆者所加」

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昨天抵達松山機場後，團長吉倉利夫說，該隊是日本最強的球隊之一，啟程來臺前，曾以15：3大勝關東代表隊。棒球比賽打出15分紀錄，是不常見的，非有強勁的打擊力不可。而且，關東代表隊就是今年參加在美舉行的1968年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的衛冕隊伍。關東隊代表日本到美國參加世界少年賽，前天第一仗，以14：2擊敗歐洲地區代表隊，從這種賽績可以看出關東隊的實力，然而來臺北參加中、日對抗賽的日本隊竟能以15：3擊敗他，更顯出其不同凡響。日本代表隊團長吉倉利夫還指出，他相信該隊比參加世界賽的日本代表隊更強，一則是年齡比世界賽的日本代表隊超出1歲，另外就是，這支球隊打擊力堅強。<sup>9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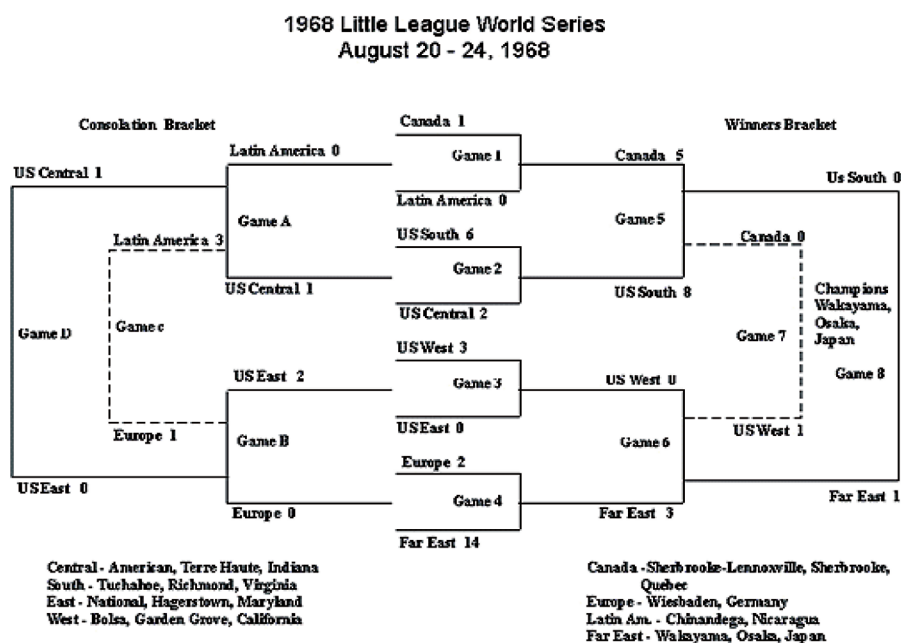
在這一則新聞當中所報導的：「關東代表隊就是今年參加在美舉行的

98 本報訊，〈中日少年棒球勁旅，明起在臺北市鑒兵——客隊今午抵達，入場券今起預售〉，《聯合報》（1968年8月23日），版04。

99 孫鍵政，〈垂楊小將首遭考驗〉，《聯合報》（1968年8月24日），版04。

1968年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的衛冕隊伍」，顯然與事實全然不符。因為日本關東聯盟所屬的西東京少棒隊是於1967年時，取得美國世界少棒聯盟舉辦的世界少棒大賽冠軍；日本關西聯盟所屬的和歌山少棒隊則是於1968年時，取得美國世界少棒聯盟舉辦的世界少棒大賽冠軍，兩者隊伍與時間上都並不相同。更注意到的是，這支於1968年8月20日就已前往美國參加第22屆世界少棒大賽的和歌山少棒隊，經過8月20日至8月24日的賽程，最後於24日總決賽奪得冠軍。因此，這支「Wakayama, Osaka, Japan」的少棒隊絕無可能是早在8月23日就已抵達松山機場的「日本少棒代表隊」。

表4-1：「第22屆美國世界少棒大賽賽程圖」：<sup>100</sup>



回顧起6月與8月連日來的報紙報導，將《聯合報》中所稱的「日本少棒代表」的12則新聞報導整理如下：<sup>101</sup>

<sup>100</sup> 美國世界少棒聯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littleleague.org/series/history/year/1968.htm>短網址：<http://0rz.tw/1djXf>）。

<sup>101</sup> 表格由筆者自行整理。

表4-2：

日期	新聞標題	報導中所稱的「日本少棒代表隊」
6月7日	〈日少年棒球明星隊，預定8月訪華——我將安排三場比賽〉	獲得去年世界少年棒球比賽冠軍的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
6月8日	〈體壇零緘〉	準備向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冠軍——日本代表隊挑戰。
6月14日	〈日少年棒球隊 接受訪華邀請——預定8月下旬來臺〉	這支曾獲1967年世界少年棒球賽冠軍的日本隊。
6月18日	〈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臺省聯隊人選排定——紅葉垂楊兩隊為我主力，8月24日起在臺北比賽三場，日隊實力堅強去年獲世界冠軍〉	日隊實力堅強去年獲世界冠軍；去年8月間曾獲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冠軍。
8月16日	〈日少年棒球明星隊選出，23日來臺戰紅葉垂楊——東洋小將傑出曾膺世界冠軍，年紀與我相仿將有三場大戰〉	獲得去年世界少年棒球冠軍的日本，已經選出日本全國少年棒球明星隊。
8月16日	〈客軍實力堅強，訓練非常嚴格——紅葉隊員提前出發，北上途中比賽六場〉	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是日本業餘棒球聯盟接獲中華全國棒球委員會的邀請後，於今年7月間舉行分區比賽選出來的。迎戰世界少年棒賽冠軍日本關西明星隊
8月17日	〈中日少年棒球賽，24日起舉行〉	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這次是由日本關西地區選出來的
8月19日	〈中日少年棒賽，意義深遠〉	日本明星隊是世界冠軍隊伍。
8月21日	〈日少年棒隊，實力剖視〉	日本隊今年是由關西地區代表；日本少年棒球隊領導單位，選拔代表隊時，重點放在關西區。據說去年參加世界賽的冠軍球員不選，再從全關西的少年球隊中遴選最佳的16名明星球員組成今年的日本代表隊。
8月21日	〈賽程全部排定——24日燃戰火入場券提前預售，日隊定23日飛抵臺北〉	曾獲去年國際少年棒球賽冠軍的日本少年棒球隊。
8月23日	〈中日少年棒球勁旅，明起在臺北市鏖兵——客隊今午抵達・入場券今起預售〉	無
8月24日	〈垂楊小將首遭考驗〉	關東代表隊就是今年參加在美舉行的1968年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的衛冕隊伍。



經過報紙資料的耙梳，可以發現當時臺灣民眾如何接受關於「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這場比賽的訊息，從6月與8月共12則的報導裡，6月與8月所報導的內容脈絡並不盡相同；從後見之明上看來，6月的報導消息比較接近初步的預定構想，至於8月的報導則是混了6月報導的說法，並加入了最新消息的結合。因此，12則的報導當中會呈現出前後說法不一的狀況出現。不過，這畢竟是每日的新聞報導，讀者不見得會去注意前月與當月報導上的矛盾，特別是去專注於去辨識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之來歷。

我們若以當時的情境氛圍做感同身受，則確實不難瞭解當時臺灣民眾何以對於紅葉少棒隊打敗這支「日本少棒代表隊」——「世界少棒冠軍」感到如此激動與興奮。當時臺視還別開生面地實況轉播，當天總共播了13個小時又10分鐘的節目，創下當時電視節目播映最長的時間記錄。<sup>102</sup>但是，如同於筆者耙梳報紙史料所得出的結果，研究者孟峻瑋與曾文誠亦指出的：「和歌山少棒隊是在謝國城先生的斡旋下來臺這支隊伍頂著世界冠軍的光環，使得當時臺灣人誤認來臺的這支隊伍真的是世界冠軍隊；實際上，當年獲得世界冠軍的是另一支和歌山少棒隊，而來臺的這支隊伍其實是徵召其他球員（有些是國中一年級生）前來比賽的。<sup>103</sup>」

從6月7日首次的報導，接著8月裡頻繁出現的報導，直到8月25日紅葉少棒隊第一次打敗日本少棒代表隊，8月27日中華聯隊擊敗日本少棒代表隊，8月28日紅葉少棒隊再次地擊敗日本少棒代表隊，臺灣民眾的情緒已到達了頂峰。一個多月後激情隨著時間沖淡，臺灣民眾的情緒稍些和緩，在10月10日的報紙上刊登了讀者的投書，熟習日本體育情形的郭世一先生來信說：「為體育宣傳亦不能離開誠實，他提醒以下兩點：（一）在美舉行的22屆世界少年棒球賽，勝美隊獲冠軍的是日本和歌山小學隊，來臺的是關西選手隊。<sup>104</sup>」這一封的民眾投書，不僅證明

102 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頁145。

103 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頁144。「實際上當年的威廉波特賽是日本和歌山隊，而非來臺的關西聯隊。」參見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編，《臺灣棒球百年史》，頁111。

104 何凡，〈桌球最便提倡〉，《聯合報》（1968年10月10日），版12。

了當時有人已經發現這支來臺的日本少棒隊，並非是當年的世界少棒冠軍。且也多少映照出當時社會的實況：當時臺灣民眾認為紅葉少棒隊，打敗的就是「1967年的世界少棒冠軍關西隊」。殊不知1967年的世界少棒冠軍是關東聯盟所屬的西東京少棒隊，而關西聯盟和歌山少棒隊奪得世界冠軍是在1968年8月24日的事情。臺灣民眾會有「1967年的世界少棒冠軍關西隊」之誤解，實在與當時的新聞報導不合邏輯的模糊敘述脫不了干係。

可是這樣模糊的報導，究竟是出於「記者報導未盡查明消息來源之工作」，還是「記者刻意扭曲事實用以誤導臺灣民眾」，筆者認為應該是「記者報導未盡查明消息來源之工作」尚屬可能，否則在當時社會資訊流通相對封閉之下，若要有意誤導民眾，大可將報導消息安排一致，亦更不必將民眾郭世一的來信投書刊登在報紙上。如同倪仲俊所認為的，雖然報紙報導上有寫作失真與語意模糊的地方，但「由於見諸報端的報導皆屬於公開資訊，要說官方有刻意隱瞞資訊以成就紅葉傳奇，並使國族價值得以依附的論證並不成立。<sup>105</sup>」

在大勝日本少棒代表隊——「世界少棒冠軍」的那種社會氛圍下，有人大喜欲狂，以為已經打倒「世界冠軍」；也有人表示謹慎，認為超「國際水準」不是隨便說說。對此，也許值得繼續追問的是：隨著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的結束，紅葉少棒隊大勝日本少棒代表隊後，所浮現出來臺灣社會當中那種種的高張情緒，究竟從何而來，這是往後戰後棒球史研究當中值得討論的問題。

### 伍、餘論：「紅葉精神」與「臺灣之光」

回顧今日，紅葉這個名字幾乎等同於臺灣棒球的同義詞，即使是從未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也能將紅葉的故事朗朗上口。<sup>106</sup>根據蕭阿勤

105 倪仲俊，〈國技的重量——1960年代末期少棒熱相關報紙新聞論述中的國族主義話語初探〉，《通識研究集刊》，第15期，頁204。

106 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頁141。

在〈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一文中的看法，將研究集體記憶的取向歸類為「解剖者」與「拯救者」。而本文不以解構紅葉少棒與國族主義為出發，反而採用接近「拯救者」的觀點：「當代可能重寫歷史，但他們並非在一張白紙上書寫。<sup>107</sup>」相較之下，「解剖者」類型的研究者相信爭取對文化媒介的控制權，便可取得詮釋歷史的權力。於是乎，每個論者都出於不同的目的再現紅葉少棒。至於不能挪用紅葉少棒意義的論者，便極力於解構與攻訐那樣的事實；得以挪用紅葉少棒意義的論者便大力地渲染與誇耀那樣的事實。<sup>108</sup>所以，本文一改「國族主義說」的理論認知方式，採取以歷史事實為著眼，去重建過去臺灣社會真實的部分。

總的來說，對於紅葉少棒的緣起可以歸納出以下的特點：第一、臺灣戰後的少棒運動並不是自紅葉少棒而起，早在紅葉少棒出現之前，在臺灣國民學校就已有每年一度的全省性規模的定期比賽了；第二、紅葉少棒受到臺灣民眾的注意，是早在1965年首次在報紙上受到報導，而在1968年5月「第20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奪冠的數場比賽過程中，每場比賽中都有支持的球迷，在場上作出諸如撒錢或送禮的熱情行為，往往必須動用人員以維持秩序，足見當時的紅葉少棒在當時的臺灣社會有高知名度，而這完全是在1968年6月謝國城初步安排「中日少年棒球對抗賽」構想之前的事，更是距離1968年8月紅葉少棒隊擊敗「日本少棒代表隊」3個月之前就已如此；第三、這支來自日本關西的少棒代表隊，絕非是1967年的威廉波特少棒賽的世界冠軍——西東京少棒隊，更不會是1968年8月20日至24日都於美國參賽的冠軍隊伍「和歌山少棒隊」。透過歷史研究，筆者驥希本文可以達到「早期對歷史事件的理解，限制後人可以在這些事件上大作文章的程度。<sup>109</sup>」

107 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35卷第1期（臺北：思與言雜誌社，1997年3月），頁269。

108 解構1970年代少棒運動與中國國族主義為方向的研究，可以參考倪仲俊，〈國技的重量——1960年代末期少棒熱相關報紙新聞論述中的國族主義話語初探〉，《通識研究集刊》，第15期；江仲文，〈體育與臺灣社會之關係——以1960年代紅葉至金龍少棒的發展為例〉，《新北大史學》，第8期。解構紅葉少棒與臺灣本土意識起源為方向的研究，則可參考石之瑜，〈臺灣本土化論述的當代緣起〉，《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4期。

109 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35卷第1期，頁268。

此外，讓我們回到前面所提及的那支臺東博愛少棒隊身上，這些也來自貧困環境的小球員們，每日同樣是很刻苦地進行訓練，終於在1968年「第20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的球場上得到了第三名。但當時的社會沒有記得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後來沒有能夠打敗日本少棒代表隊，他們甚至沒有任何機會可以跟日本少棒代表隊交手。博愛少棒或許是被紅葉少棒過於閃耀的注目而掩蓋了，可是這卻不代表他們努力不懈的精神不值得被臺灣社會所讚賞。

40幾年後的今日，2010年10月1日，新聞報導了一則關於臺北市景美女中拔河隊，於義大利拿下了2010年世界拔河錦標賽540公斤量級公開女子組冠軍，而成為了「臺灣之光」的新聞：

吳念真告訴跟我們說了一個故事。最近，他看到景美女中拔河隊在義大利拿下冠軍的消息，馬上在臉書留言：「讓臺灣成名的不是這群政治人物，是這群平凡的小女生。」結果，有位老師留言告訴他，他們學校大里高中得了第二名，但都沒人知道。吳念真一聽，鼓勵這位老師把故事分享出來，他還自掏腰包買了十幾臺iPod送給這群因為參賽，手都長厚繭的高中女生。<sup>110</sup>

報導中所說的，臺中市大里高中拔河隊也在義大利拿下了2010年世界拔河錦標賽540公斤量級公開女子組亞軍，但是多數的臺灣人卻都不知道這件事。原因不是她們的努力輸給了第一名，也不是她們的精神不值得稱許，而是媒體競相報導之下，產生了新聞版面的排擠效應。而這樣的情景猶如重演了1968年博愛少棒隊在「第20屆全省學童盃棒球賽」輸給了紅葉少棒隊後，便被永遠地遺忘在歷史的長河裡。

最後，筆者想表達的是：曾幾何時起，值得臺灣人驕傲的「臺灣

110 吳念真，〈全臺灣最會說故事的歐基桑，為什麼能永保創意與感動不絕？〉，《Yahoo！奇摩話題》，第148期（2010年10月1日）（網址：[http://tw.topic.yahoo.com/hottopic/article/tw-features.yahookimo.com.tw/twfeaturesyahookimocomtw\\_201010012133](http://tw.topic.yahoo.com/hottopic/article/tw-features.yahookimo.com.tw/twfeaturesyahookimocomtw_201010012133)）短網址：<http://0rz.tw/8xOcqq>）。對於不被注意到的「臺灣之光」之專題報導，可參見朱學恆，〈她們沒有輸〉，《朱學恆的阿宅萬事通事務所》（2010年12月6日）（網址：<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10/12/06/theydidntlosewelose>）短網址：<http://0rz.tw/M72cR>）。

之光」只有比賽第一名的才算，從1968年的博愛國小少棒隊，到2010年的大里高中拔河隊，足足地證明了不是只有第一名才算是臺灣之光。如果蕭阿勤所言為真：「被選出來紀念的事件，一開始必須有某種事實的意義，才有資格被紀念。這個內在的意義，是使這些事件持續不朽的先決條件。<sup>111</sup>」我們不管是稱呼它為「紅葉奇蹟」或是「臺灣之光」，這樣值得臺灣人紀念的意義，便不在於拿到了第幾名，也不是非要打敗「世界冠軍」，反而是臺灣社會對於那一份「努力不懈」精神的讚許。如同42年前報紙裡所說的：「紅葉隊的成功，並不是『奇蹟』，而是嚴格訓練，努力奮鬥的成果。<sup>112</sup>」

111 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35卷第1期，頁267。

112 黑白集，〈好「棒」啊!〉，《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版03。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臺北：作者獨立出版，1983年。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城邦，2003年。

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臺北：我識，2004年。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編，《臺灣棒球百年史》。臺北：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006年。

### 二、期刊

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35卷第1期。臺北：思與言雜誌社，1997年3月。

陳嘉謀，〈臺灣國民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 - 1968年）〉，《臺東師院學報》，第13期（上）。臺東：臺東師範學院，2002年6月。

石之瑜，〈臺灣本土化論述的當代緣起〉，《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4期。臺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年4月。

趙效武，〈常勝將軍劉玉章上將對臺灣少棒運動之貢獻〉，《陝西文獻》，112期。臺北：陝西文獻社，2009年1月。

倪仲俊，〈國技的重量——1960年代末期少棒熱相關報紙新聞論述中的國族主義話語初探〉，《通識研究集刊》，第15期。桃園：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2009年6月。

江仲文，〈體育與臺灣社會之關係——以1960年代紅葉至金龍少棒的發展為例〉，《新北大史學》，第8期。臺北：臺北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10月。

### 三、專文

孟峻瑋，〈作者序〉，收入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臺北：城邦，2003年。

曾文誠，〈作者序〉，收入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臺北：城邦，2003年。

謝仕淵，〈作者序〉，收入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城邦，2003年。

高逸群，〈重振三級棒球的雄風——東臺小將一棒響滿山紅葉壓垂楊〉，收入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臺北：作者獨立出版，1983年。

瘦菊子，〈棒球的英雄部落〉，收入氏著《燦爛的球季》。臺北：聯合文學，2003年。

管仁健，〈臺灣的超齡少棒與國族神話〉，《你不知道的臺灣》。2008年6月24日。網址：<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308353954>。短網址：<http://0rz.tw/LsHuj>。

行政院體委會首頁，「運動資訊」，「運動風雲」，「紀錄片」，〈從嘉農到紅葉——臺灣棒球的故事〉。2009年12月4日。網址：<http://www.sac.gov.tw/WebData/WebData.aspx?WDID=2349&wmid=147>。短網址：<http://0rz.tw/ov5P8>。

朱學恆，〈她們沒有輸〉，《朱學恆的阿宅萬事通事務所》。2010年12月6日。網址：<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10/12/06/theydidntlosewelose>。短網址：<http://0rz.tw/M72cR>。

吳念真，〈全臺灣最會說故事的歐基桑，為什麼能永保創意與感動不絕？〉，《Yahoo！奇摩話題》，第148期。2010年10月1日。網址：[http://tw.topic.yahoo.com/hottopic/article/tw-features.yahookimo.com.tw/twfeaturesyahookimocomtw\\_201010012133](http://tw.topic.yahoo.com/hottopic/article/tw-features.yahookimo.com.tw/twfeaturesyahookimocomtw_201010012133)。短網址：<http://0rz.tw/8xOcq>。

#### 四、報紙

「臺灣棒球新聞數位典藏計畫」。2005年12月11日。網址：<http://ndap.dils.tku.edu.tw>。短網址：<http://0rz.tw/5pblo>。

開小卷，〈一個「政治犯」的《王子》夢〉，《中國時報》。2004年8月29日，版E3。

李蕙君，〈紅葉少棒推手，林珠鵬、曾鎮東笑瞇眼——老校長/每場比賽歷歷在目，籌款人/小將出賽前忙找錢〉，《聯合報》。2005年8月24日，版03。

林書妃，〈情感與人生，樂在退休的薇薇夫人〉，《人間福報》。2008年7月26日，第08版。

王昭月，〈姓孟不姓孟，他加注音介紹〉，《聯合報》。2005年10月4日，聯合報新聞網。網址：[http://mag.udn.com/mag/people/storypage.jsp?f\\_ART\\_ID=19979&pno=1](http://mag.udn.com/mag/people/storypage.jsp?f_ART_ID=19979&pno=1)。短網址：<http://0rz.tw/4Jtmt>。

## 五、工具書

「臺灣棒球維基館」，「臺東縣紅葉國小少棒隊」條目。網址：<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7%B4%85%E8%91%89%E5%B0%91%E6%A3%92%E9%9A%8A>。短網址：<http://0rz.tw/b51Ox>。

「臺灣棒球維基館」，「謝國城」條目。網址：<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8%AC%9D%E5%9C%8B%E5%9F%8E>。短網址：<http://0rz.tw/tMo4H>。

美國世界少棒聯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littleleague.org/series/history/year/1968.htm>。短網址：<http://0rz.tw/1djXf>。

# Is a miracle called Hongye? The Taitung little league baseball team Hongye's origination, 1965-1968.

Jiang, Jie-Long\*

## ABSTRACT

Since 2000, the phenomenon of “the glory of Taiwan” emerged in Taiwanese society, and media and people’s collective memory usually consider the Taiwanese little league baseball team Hongye’s legendary victory over the Japanese in 1968 as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glory.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enthusiasm for championship in Taiwanese society, which is also a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nationalistic discourse of Taiw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collective memory involves the selection and intentional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This paper reviews Hongye’s road to its victory over the Japanese team and finds Hongye’s legend emerged from the news reporting Hongye’s poor financial condition that constrained them from participating games held in distant cities. The contrast of Hongye’s poor condition and their strong strength attracted Taiwanese people’s eyes and accumulated their fame, which brought them more financial and material supports and led them to the fabrication of the nationalistic discourse. It is a mixture of myths and facts, and this paper uses the official materials from the Little League Baseball to clarify a critical myth that Hongye defeated the world champion of 1968. This myth made Hongye the legendary figure of “the glory of Taiwan”. However, another poor team, the Poai, also experienced hard conditions as did Hongye, but they received fewer attentions and did not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ourse of “glory of Taiwan”. The author believes Boai’s failure in wining the champion excludes its from the nationalistic discourse because Taiwanese society only

\* Master student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ants the best. This paper finally criticizes this social monomania.

Keywords : Little League Baseball team Hongye, World Champion,  
Collective Memory, Glory of Taiwan, United Daily News

「紅葉奇蹟」：臺東紅葉少年棒球隊的緣起（1965—1968）



臺灣文獻

第六十三卷第一期